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研读札记

李春生

(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图景初步呈现在1845年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在这11条的《提纲》中,马克思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新旧唯物主义的理论区别,对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质和理论特色做了扼要的阐发。《提纲》精要地表达了新唯物主义之“新”的8个方面的表现:即对“外部世界”有新的理解,对唯物主义的“物”有新的解释,对认识的基础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标准有新的判定,对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新的思考,对宗教问题有新的发掘,对人的本质有新的界定,对哲学的立脚点有新的认识,对哲学的社会功能新的推进。只有回到马克思,重新研读理解马克思的原著文本,才能正本清源,还原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本来面目,真正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来。

关键词: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新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7)06-0007-05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观萌生于1845年所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在这个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天才萌芽的第一份文件”的《提纲》中,马克思以格言的形式简明扼要地阐发了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纲要,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整个思想体系奠定了第一块理论基石。

一、《提纲》的写作背景

我们知道,1843年底到1844年初,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确认了宗教异化根源于世俗世界、对国家和法的批判依赖于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政治解放有别于人类解放。在1844年,青年马克思写作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时的马克思还处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逻辑支配之下,他还在使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学说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非人性和反人道性的哲学批判,并且运用异化和异化的复归的思维逻辑来推演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把整个历史的发展逻辑看作是人性异化和人性的完美复归的思辨过程,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彻底实现。尽管马克思这时已经有了唯物主义思想的

萌芽,但整个思想逻辑仍然被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话语所统摄、所支配,还没有彻底冲破从人的理想本质出发来批判现实和推演未来的思辨逻辑。这时马克思思想发展逻辑尽管被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框架所支配,但仍然力图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的结合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探索人类历史的奥秘,表现出挣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维方式而依据客观经济现实来描述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逻辑思维,提出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写于1845年2月的《评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最终抛弃了人本主义的词句,用“工业中形成的力量”与“工业的现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取代了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与作为现实存在的“异化劳动”之间的外在对立,表明构建新唯物主义的任务已经提上日程。到了1845年的春天,随着对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和工人运动的不断接触,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由崇拜、迷信到怀疑、批判,从而在彻底清算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开始了创立自己新唯物主义哲学的航程。在《提纲》撰写后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一起开始了《德意志意

收稿日期:2017-08-10;收修日期:2017-09-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KS052;14XKS041)

作者简介:李春生(1965—),男,河南平舆人,哲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意识形态》的写作,并通过该书大体完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理的体系建构工作。

《提纲》的写作是为了同以往的一切旧哲学彻底划清界限。马克思关于新唯物主义的构想,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提出的。费尔巴哈哲学曾对马克思完成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超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特别是在历史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正是通过克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因此,要阐明新唯物主义的实质,必须划清两个界限: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以及同旧唯物主义的原则区别。虽然马克思多次公开批判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但一直到1845年2月出版的《神圣家族》,也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批判费尔巴哈和其他旧唯物主义。因此,阐明新唯物主义同费尔巴哈和其他旧唯物主义的原则区别,成为马克思阐明新唯物主义实质的关键任务。

从现实背景来看,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哲学也有着直接的现实需要。促使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直接原因,是1844年10月青年黑格尔派施蒂纳出版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该书用抽象的“唯一者”批判费尔巴哈抽象的“人”。但实际上,只有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才能真正把握现实的人类和现实的个人。施蒂纳不仅陷入了同抽象“一般”既相对立、又畸形互补的抽象“个别”的另一极端,而且根本否定了隐藏在费尔巴哈哲学抽象的“类本质”背后的实际的社会关系,使费尔巴哈哲学倒退了。尽管此时的马克思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这种抽象的对立,但这种超越仍然带有许多费尔巴哈哲学的痕迹,施蒂纳正是以此为借口将《神圣家族》的作者称为“费尔巴哈的追随者”。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彻底同费尔巴哈划清界限日益地紧迫起来。同时,从1844年下半年开始,与费尔巴哈哲学中消极因素有直接渊源关系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德国开始流行并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也必须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来消除“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不良影响,为社会主义运动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二、《提纲》新唯物主义之“新”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初步呈现,是在1845年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提纲》中。《提纲》尽管不像马克思的其他著作那样篇幅巨大,但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新思想却是丰富的,足以展示马克思整个新哲学思想的面貌和理论性质。仔细阅读《提纲》的文本,作者认为《提纲》所表达的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

之“新”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外部世界”有新理解

对外部对象、感性和现实的理解,不同的哲学派别有着不同的理解方式。传统旧唯物主义哲学只把外部的客观世界看作是直观的对象,是和人的活动无关的纯粹外在的物质客体,人们只能对这个外在的物质对象做直接的反映,人和外在的客体之间处于二元分离和并存对峙状态;而传统的唯心主义哲学却走上了另外一条路线,无论是客观唯心主义或者主观唯心主义,把外部世界理解成抽象的自我意识或绝对精神设定的、创造的,唯心主义哲学根本否认外部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他们把整个现实世界看成是绝对的精神的产物从而抽象地发展了人的主体性。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对外部客观世界的理解既有合理的成分,但也有明显的缺陷。旧唯物主义对外部世界理解的合理性在于,把外部世界看成是客观的,不是纯粹意识或观念的产物,但其缺陷在于只把外部世界理解为人们直观的对象,而不是人们活动的产物和结果;而唯心主义对外部世界理解的合理性在于,把外部世界理解成人们活动的结果,外部世界是由意识或精神所建构的,但它却把意识、精神或观念独立化、绝对化了,把意识、精神或观念看成是离开人的肉体而单独存在的本体,这就导致了唯心主义把人的活动完全归结为纯粹的精神活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在扬弃继承这两条哲学路线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新的哲学路线,那就是将外部世界看成既是客观的存在,也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产物,应该把整个外部世界放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中去理解和把握。这样,既保持了唯物主义的哲学前提,又把唯物主义推进到新唯物主义的层面;既吸取了唯心主义的主体能动性思想,又把这种主体能动性置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既唯物又辩证的科学理解。这样,人的实践活动是人和环境、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相互作用、相互改变的活动。这一活动构成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基础,这就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科学的起点和第一块理论基石。“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并没有改变哲学所关注的对象,它改变的只是理解方式,即对‘对象、现实和感性’诉诸人的感性活动或实践的理解方式”^{[1]12}。

(二)对唯物主义的“物”有新解释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之所以为“新”,关键在于对唯物主义之“物”有新的阐释。旧唯物主义由于对外部的客观现实只是从直观的角度去把握,仅仅把外部的客

观世界看成是人直观和感觉的对象,所以旧唯物主义实际上只是把外部的物质世界仅仅理解为与人的活动无关的纯粹物质世界,是单纯的物质实体的存在形式。这种物质实体尽管是对各种具体物质形态的哲学概括,但由于它的存在远离人的活动,所以这种物质实体在本质上仍然是封闭的、固定的,甚至仍然带有思辨色彩,这种物质世界其实仍然是抽象的物质世界。新唯物主义把外部的物质世界归结为人的感性活动,也就是说,人的感性活动才是外部物质世界存在和发展的真正基础。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视野里,真正的物质并不是抽象的物质实体存在,而是和人的主体性,和辩证法结合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物,这种物质就不再是僵死的物质实体,而是人的感性活动所不断建构的客观关系、客观规律和客观的社会联系。因此,新唯物主义所言的“物”,就是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中所创立的、积累和生成的联系和关系之物。这种“物”一定是打上了人的活动的烙印,并且是历史的、社会的、具体的“物”,这种“物”不再是“自在之物”而是“为我之物”了。新唯物主义之“物”是“活动之物”“过程之物”和“关系之物”。所以,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物”本质上指的是人的物质实践,而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物质”,这正是新、旧唯物主义区别的标志。“也就是说,新唯物主义之所唯之‘物’,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所理解和把握之物,而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之物’。因此,新唯物主义所唯之‘物’,既不是‘脱离人的自然’,也不是‘脱离自然的精神’(在一定意义上,二者都是脱离人的‘自在之物’),而是人通过实践活动所把握的不同于‘自在之物’的、打上人活动烙印的‘为我之物’,即‘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2]11-12}。

(三)对认识的基础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有新判定

在认识的基础和本质问题上,旧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对存在的单纯反映,人的经验和感觉是认识的基础;而唯心主义则把人的认识归结为主观自生、内心反省的结果,是心灵的自由创造物,或者认为人的认识是上帝的启示或绝对精神的产物,否认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在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这个问题上,旧唯物主义哲学把人的直观或者是众人意见的一致看作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而唯心主义则把天赋的理念或知性范畴看作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无论是旧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都把真理的标准局限在人的意识范围内,这就不能摆脱用一种观念检验另一种观念的荒谬做法,最终根本不能判定什么是客观的真理。马克思在《提纲》的第二条,提出了“人的思维是否具

有客观的真理性的,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3]55}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指出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力量和此岸性。人们的思想认识或任何一种理论体系,是不是客观真理,归根到底只能由实践来检验。只有在实践中,人们才能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加以对照,确定人的思维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所以,真理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在认识论领域加以解决,必须诉诸人的有意识、有目的、创造性、能动性的实践活动,真理必须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历史与逻辑、相对与绝对、具体与抽象的对立统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关于认识论的一次伟大革命。

(四)对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新思考

在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人是环境的产物。”也就是说,人的性格特征、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是由他所生活在其中的外在环境决定的。既然人是环境的产物,那么,要改造人的思想观念,提升人的道德素质,只有首先改造环境,这个观点为法国启蒙学者推翻法国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爱尔维修就指出:“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所见到的精神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环境,由于他们所受的不同的教育所致。”^{[4]467-468}既然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由什么决定的?怎样改变环境呢?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环境是由人的理性支配的,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那么谁能够真正理解和掌握理性呢?他们认为,只有少数“天才人物”。这样,他们一方面说人是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又说环境是由人的理性决定的,即环境又是人的产物,从而陷入逻辑上的循环,即环境决定人,意见支配世界的怪圈。由此又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了两部分:“被环境决定的人”和“决定环境的人”。大部分人是受环境决定的,这部分人是“无知的群氓”,他们根本没有理性,是消极怠惰的社会力量。而另外少部分人,可以靠自己的理性决定环境、支配环境,从而超越和凌驾于社会环境之上,社会的发展是由这部分人的理性和才能推动的。这就陷入了天才人物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中去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3]55}。人并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环境的,人是积极的、能动的实践者,人在实践活动中,可以改造环境,同时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使自己受到改造,受到教育。那种认为先改造人而后改造环境,或者

认为改变环境,人才能改变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应该是:人们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既改造了环境,又改造了自身,实践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的共同基础。正如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3]55}“因此,只有从社会历史实践出发,把实践看作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现实基础,才能超出‘环境决定人’和‘人决定环境的二律背反,进而对历史的主客体关系做出科学的解答’^{[5]95}。

(五)对宗教问题有新发掘

宗教问题是马克思继承费尔巴哈而又进一步扬弃和超越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一个明显的例证。马克思在新唯物主义哲学框架下重新解决宗教问题从而找到了彻底废除宗教的科学途径。费尔巴哈认为,上帝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上帝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上帝的人格性,本身不外乎就是人之被异化了的、被对象化了的人格性”^{[6]267}。“上帝的活动、恩典,乃是人的被异化了的自我活动,乃是被对象化了的自由意志”^{[7]281}。因而费尔巴哈揭示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基础,把宗教归结为人的依赖感的产物,认为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独化和暂时性是宗教信仰的心理根源。对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结为世俗基础,马克思是高度赞赏的。但是,马克思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在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的基础上继续展开对宗教问题的发掘。在《提纲》的第四条中,马克思从宗教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以及如何科学地消灭宗教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马克思认为,宗教的产生以及持续存在除了心理上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原因。人们之所以创造一个和自己的本质格格不入的颠倒的世界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生活的世俗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颠倒的社会,就像人们在精神世界里把一个人格化的精神实体作为自己信仰崇拜的对象一样,在世俗世界里,人们把物化的货币和资本作为自己信仰崇拜的对象。世俗社会的颠倒由此产生,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希望和理想根本上受制于物化的对象,人们难以主宰自身的命运,时常要跪拜在这些物神面前,向它们祈祷和忏悔。“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3]2}。由于人们在尘世生活中不得不听命运的摆布,心灵中的伤痕和苦难无处排洩,只能把自己生的希望和幸福的渴望寄托在来世,在宗教这个虚幻

的精神世界中寻求慰藉。所以,马克思指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的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3]155}现实社会自我分裂为剥削压迫阶级与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处于苦难中绝望无力的人们希望一个超人的上帝来拯救自己。因此,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8]333}。如何消灭宗教呢?费尔巴哈希望人们从爱神者变为爱人者,建立爱的宗教。马克思认为,这是幻想。“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3]155}。

(六)对人的本质有新界定

人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在《提纲》第六条中,马克思借助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批判,对人的本质做出了一个经典性的哲学规定:“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156}费尔巴哈把人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并认为人是人和自然的统一、肉体和精神统一、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个体和类的统一。费尔巴哈对人的哲学规定看起来很丰富、很具体,但实际上费尔巴哈规定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一般人,这是因为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理解为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他只知道男女爱情和性爱这一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对人与人的其他社会关系一概不知。费尔巴哈意义上的社会性,只是个人关系的简单堆砌,它是抽象的。因此,“他撇开历史的进程,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因此,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3]156}。而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视域中,任何把人与他所生存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过程分离、割裂开来的企图都只能导致人的抽象化,这种对人的抽象化是哲学直观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不是个人天生就具有的,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形成的。我们不能离开人的社会关系到单个人身上去寻找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也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从所有个体的人身上抽象出来的共同性。任何现实的个人,都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人,人们在各种生产活动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人们还会发生政治、思想、道德、宗教、家庭等各种社会关系。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研究人的本质,要从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体上去考察。在阶级社会里,

生产关系表现为一定的阶级关系,处于不同阶级地位的人,具有不同的阶级性。同时,社会关系又不是凝固不变的,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人的本质又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发展变化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既反对旧唯物主义把人看作是自然人、肉体感性的人,又与唯心主义者把人单纯地归结为自我意识或“唯一者”的哲学臆说划清了理论界限。同时,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既与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归结为人道主义,又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人学的空场的谬论划清了界限。马克思主义讲物质决定论,讲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论^[9],但这些都是建立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人学思想。但马克思主义人学不同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学,马克思所讲的人是现实的个人,是实践人学,不是抽象的、空泛的人学。

(七)对哲学的立脚点有新认识

在《提纲》的第十条中,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3]57}这就从阶级基础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新旧唯物主义的理论区别。旧唯物主义是站在市民社会的立场上,即原子化的利己主义个人立场上,这种唯物主义仍然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为根本目的。尽管这种旧唯物主义也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崇尚科学和理性,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专制制度,但这种旧唯物主义实际上只能完成政治解放的历史任务,把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而新唯物主义是站在“社会化的人类”的阶级基础上,是为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提供思想武器的,“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核心是无产阶级”^{[3]16}。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建立“人类社会”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理想目标。

(八)对哲学社会功能的新推进

在《提纲》的最后,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57}这句镌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名言体现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过去的哲学,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是以对世界的解释作为理论目的,满足于对世界进行各种各样的理论阐释。尽管其中的某些哲学家也可能想对整个世界进行某些改造,但由于其哲学理论的

局限性,或者是找不到根本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或者是把改造世界归结为改造人的思想观念,实际上根本达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以其鲜明的实践特性,把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作为理论目的,也找到了改造旧世界的物质力量,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科学途径,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改造世界的哲学,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实现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这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强调的,“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0]527}。

三、结语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之思,是对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总体思想的思考,是对马克思新哲学精神实质和理论性质的概括总结。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之“新”是在彻底批判扬弃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表现在新的世界观、新的认识论、新的人学观、新的历史观、新的宗教观、新的阶级基础和新的社会功能上。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这8大创新以崭新的哲学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为我们重新理解和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提供了科学依据。因此,只有回到马克思,重新研读理解马克思的原著文本,才能正本清源,还原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真正回归到马克思新哲学的根本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来。

《提纲》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学习《提纲》,有助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和基本观点,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限,进一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不仅对于我们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在推动人类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并用于指导实践也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面对当代世界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任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只有深入理解和把握《提纲》中所阐发的新唯物主义之8大创新点,我们才能真正掌握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下转第16页)